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83/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八六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涉世雄譚八卷

〔明〕朱正色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 一

讀史漫筆一卷

〔明〕陳懿典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一六一

蘭曹讀史日記四卷

〔明〕熊尚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 一六八

史談補五卷

〔明〕楊一奇輯 陳簡補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

..... 三七一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一)

〔明〕鄭賢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余彰德刻本

..... 五二一

涉世雄譚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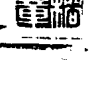
〔明〕朱正色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涉世雄談

八卷》提要

刻涉世雄



涉世雄談者何孟和陽朱先生所衷而評焉者也先生治兵之暇婆娑于古咀其鯖腴擷其領要為卷有八為目有九始于邊計終于女烈蓋星分幕布靡所弗賅一覽而文武經權之道爛焉指掌矣予不佞受而卒業則嘆今之學士之以作述自雄為足羞也述者齋諧虞初詭而蘊于實作者雕虫繡虎華而鈔于用下士咸津津口焉有識之所弁髦也先生是集理程于正事錯于言懸釣公人有

孰而自之尺 一 是飛耶 人如所發

化而更可端倪予不佞伏而佩之不啻
木難火齊燁然自來也今而後庶幾
可以游也已夫先生芳歲壯猷國家
寔厚藉之異他日起薛羅康康之
身登樞握覽益暢厥施則是集不獨

托之空言而更見之行事予不佞且
昕夕望之矣

萬曆丙申冬吉

古郢門人田大年頓首言

涉世雄談詩詞卷之一

正色備兵爾州當放衙退舍之際
日有餘閒取諸史兩讀之其會意
處輒手自校錄末綴以數語漫寄
此中之所領畧起漢武迄五代者
君取制畧文取幹局武取權要

此其高懿冕著者也每于婦人女子
處詞常激發玄悟之人三致其意
益竊取篤譽樓記高識傳之
命論以自勗云耳為網有二曰品
明此理之不易曰奇品見非常所
可及也為目有九其間各有相因互

見者必以九屬之便檢閱也涉世虞
 詭當機驟發肝衡平施權飛可無
 鐵羽莫不照抵掌而譚亦可自雄以
 為愉悵故因以名篇焉時
 萬曆十七年己丑二月驚蟄日
 也 邢襄後學朱正色書

涉世推譚

目錄

取虜 戰守款附類

弭盜 戰守招安類

處番 戰守款附類

兵機 料敵揆策例

軍務 軍民錢糧屯益類

玄悟 辭華居卑辭富居貧
 立身行己法度類

朗鑒 知人善任類

泛應 酬答裁物決疑類

烈女 奇男子之未必能作
 俠士所不能辦者類

時書曾藏海昌沈景文家子孫不守

得者不寶之

同治壬午甲子中秋日書後自記

此書後沈景文子孫不守
 志願以此書公於世

涉世推譚目錄終

涉世權譚卷之二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馭虜

武帝為匈奴所圍，漢軍乏食，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武帝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詣行在，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

批：充國為假司馬，何果敢？後日金城為大

將何老成？夫豈大丈夫勇怯固有時耶？

武帝不以敗掩功，親視其創，英雄安得

涉世權譚

卷之二

不盡力。

冒頓破東胡，東胡散保烏桓及鮮卑山，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強，遂反。漢得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

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

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誠明

友兵不空出，後匈奴擊烏桓，明友乘其散擊

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

批：充國之議，乃籌邊者之不可不察。然非霍

光之權力，佐以明友之委任，亦不能竟

是功也。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

擊之，自備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

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

涉世權譚

卷之二

震怖畏，不敢復闕塞。

批：嗚呼！沿邊文武皆如是，何憂虜哉？奈何

今日文武吏，每每借持重之說以求自

完耶？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光武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議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戒官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

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隳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威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疆而心兵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舉天下之半以威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涉世雜譚

卷之二

三

批太子料敵審裁賊馬之策當創業士馬強盛時尚曰數年云云而耳談者欲以一切倣旦夕之功使遇光武以謾誅矣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置謀其國故教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

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勤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念必有適今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求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

涉世雜譚

卷之二

四

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紛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嚴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

遭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
來今齎雜纒五百匹弓韃韞凡一矢四發遺
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纒各
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
呼韓邪等瑟瑩篋皆敗頭復裁賜念單于國
尚未安方屬武節以戰攻為務等瑟之用不
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
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批內不受西域勿與瑩篋賜斬馬劍俱得

中國之體彼蔡襄韃韞語以應單于王
涉世雜譚卷之一

拱辰相與彈琵琶俱被重効是矣

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
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
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
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
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
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
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
曼栢

批至此則知太子之言中矣班虎未宜絕

北念不及此

初鄭衆為越騎司馬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
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
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然雖遣使入貢而寇抄不息邊城晝閉帝議
遣使報共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
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
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誘示鄰敵今
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國耳漢使既到便偃塞自信若復遣之虜必

涉世雜譚

卷之一

六

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
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父居漢地具
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
衆揚威北鄙雖無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
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
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
忍持大漢節對禮衆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
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
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
會赦歸家其後帝兄匈奴來者聞衆於單于

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批太子之言又中矣鄭衆料敵如此明帝乃不之省何哉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計品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計品焚大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騎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批移書傍郡求救示弱且自疲耳廉范之涉世雄譚卷之一

策奇矣哉

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屬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勛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心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

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則使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止於弱力盡之效也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燉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批鮑昱之言可使萬里孤臣墮淚矣司空倫為人謀而不忠可恨乃酒泉有精兵二千出塞拯人必有居守者如今何獨不然也且隨軍糗糒當自有處惜乎其載之不詳

北匈奴衰耗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至是南單于與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正品北虜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以慰安之詔百官議鄭弘第

五倫等以為不可，桓虞表安等以為當與之。虞延斥弘，倫亦變色。司隸舉奏弘等皆免。冠誦詔報曰：「事以從，不由衆定，閭閻低低，得禮之容，寢默抑心，非謂廷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今典自奴君臣分定，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咎？其赦度遠及中郎將倍顧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批萬曆十三年，左刺槍火抄威正等擁護。

待之雖與漢事同，而識者不能無遺恨矣。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亡，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允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

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况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脇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

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批北單于不可交，漢世累朝不能決，而鄭衆袁安等之策卒不行，可惜。南單于歲費一億九千餘萬，甚矣哉。考之于他傳，韓歆以証歲函直言殺戴涉，以誤入大倉令罪殺，漢法何其重也。竇憲乃引之以脇長者，宜乎其不免矣。

烏奴烏桓燒軍門，叱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

恐張負安坐帷中講誦自若誘烏桓使

批匈奴既合烏桓同為寇抄負誘而携之以相攻奇矣安坐講誦氣定固也

匈奴烏桓聞張負至皆相率還降負誅其首亞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

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批漢遣封鮮卑以王爵和親而不受辱甚矣檀石槐分地為大部東西萬里此與俺答勢同聞今邊將有以親王女子媚虜者豈亦倣和親說乎

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雲中護軍賈雍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批堅不以小利失大信得禦夷之體賈雍貪功生事而止以白衣領職怨矣衛辰未幾而叛秦降代狼子野心真不可以懷誨化服哉

獨孤部及沒奕干各帥眾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指顧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敵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堅從之

批符融之見得虜情矣使堅類此推行之必無姚氏慕容之禍

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等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獸逃舉大眾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批崔浩之料蠕蠕赫連也算無遺策矣大

白中國主。中國用兵視大白。辰星夷狄主。夷狄用兵視辰星。辰星者水星大白金星也。

魏主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

涉世權譚

卷之一

十一

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批魏主知彼知己。所以違眾輕進。至于馬蹶城開。幾至狼狽。則群臣之諫。亦未為盡失也。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眾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邀擊。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

待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

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所宜急擊。夏主將

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陣難

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

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

眾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五六

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

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

攝騎避之。崔浩叱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

涉世權譚

卷之一

十四

一日之中。宣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

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

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

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

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眾大潰。

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

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

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裾繫之槃上。乘之

而上。僅乃得免。明日入城。

批魏主用而示之不用。以取夏城。趙倪風

兩之說。崔浩以片言折之。卒如所願。所謂人定勝天者非耶。亦以勃勃之亡。嗣主不知兵機。固敢爾爾焉耳。

崔浩曰。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皆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馳驅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

批張淵徐辨曰。得蠕蠕之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崔浩曰。此乃漢世

涉世推譚

卷之十一

常談。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數言足破俗儒拘牽之見。

周朗曰。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

批火抄嘗曰。犯麥侵禾。豈亦知朗說乎。

魏高潛曰。北狄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

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犇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信衆不固。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地。開門造城。置兵捍守。狄既不敢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虞。五也。

批今日脩守。亦有五利遺意。但界限不明。因循墻垣之下。長城與虜共之。六鎮勢分。倍衆不固。云云。類是矣。一月一夫。築城三步。須有水土處方的。乃若甘肅之鹽池。臨水之間。九十餘里。水既缺乏。地又潮鹵。半是沙石。不受椿杵。難哉。

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廓、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伏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

涉世雜譚

卷之一

十

批此與長城五利意同。

秦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突利設處羅侯、沙鉢略之弟也、尤得衆心、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疆弱、靡不知之、至是、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宜密運籌策、漸以懷之、珣厥之於攝圖、兵疆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

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疆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疆而合弱、通使珣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亡、十數年後、衆衆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區矣、隋主納之、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涉世雜譚

卷之一

十

批晟之畫策、所謂攝而取之、以夷攻夷也、總管達奚長儒、將兵貳千、與突厥可汗十餘萬衆、遇于周繁、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詔以長儒為上柱國、五兵矛戟、鉞刀、楯、弓、矢、

批長儒之所以能抗虜者、以威陽弘化、有重兵、以犄角耳、不然、果勝李陵遠哉、突厥數入寇、隋文帝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

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斂
地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竇而為賊節之以
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
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
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
違者死

此詔以今觀之甚正

長孫晟時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阿波兵
勢不敵今攝圖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
國主辱攝圖必以罪歸阿波滅北牙矣阿波

涉世雜譚

卷之十一

十九

自度能禦之乎又為其使曰今達頭與隋連
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
達頭相合為疆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
隨晟入朝沙鉢累聞之遂襲北牙大破之阿
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
兵而來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
累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
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累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亦
王奔達頭沙鉢累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亦
以眾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

和求援隋主不許

批攝而取之

初沙鉢累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
葉護處羅侯沙鉢累死雍虞閭遣使迎之處
羅侯曰自木杆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
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
於平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傾叔勿疑
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
汗以雍虞閭為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
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眾以為隋兵助之
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
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若突厥背誼須
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
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
不如兩存之高賴亦曰骨肉相殘教之靈也
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批觀雍閭處羅之相讓則高齊石趙宇文
周之叔姪魏死矣
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